

这一家五代五人曾任交州老大

东汉时的交州，包括现在的广东、广西，以及越南中部、北部。三国时期，交州属于吴国的势力范围，治所先在梧州，后迁广州。

黄武五年（226年），孙权将交州一分为二，以合浦为界，以北为广州，以南仍为交州，包括交趾和两广的雷州、钦州。

永安五年（262年），东吴皇帝孙休派使者前往交趾征收孔雀、野猪等特产。

孙休不知道，他的这道征贡令像一瓢油浇到火上。

交趾太守孙谓当时危如累卵，已经压不住阵。在这之前因为他征调数千人前往建业（今南京）服役，闹得百姓怨声载道。

翌年五月，地方官员正在“积极开展落实”征收特产的工作时，郡吏吕兴发动叛乱，杀死了孙谓，连孙休的使者也一并干掉了。

中原群雄并立，时逢乱世，蜀汉此时已被曹魏所灭，把老大干掉的吕兴转而找曹魏做了靠山。

篡夺了曹魏政权的司马炎派遣蜀汉降将霍弋发兵交趾，援助吕兴，很快控制了交趾地区，九真郡、日南郡相继归顺司马政权。

东吴这时轮到孙皓当家，派薛翊任威南将军兼大都督前往平叛，东吴苍梧太守陶璜请缨出战，不料吃了败仗，损失了两员大将，从交趾退回到合浦。

薛翊大怒，指责陶璜吹牛皮。陶璜辩解是因为各个部队不能互相响应而落败。

为了将功补过，陶璜连夜带领几百名士兵偷袭敌营，缴获了大量珍宝，用船运了回来。

薛翊转怒为喜，向陶璜道歉，任命他负责交州事务，并担任交趾平叛的“前线总指挥”。

陶璜指挥十万大军从海路直扑交趾郡城，与守将董元对阵。

刚一交战，董元就假装败退，陶璜挥师追击，对方伏兵纷纷杀出。

陶璜其实早就料到董元的这一手。他将计就计，组织冲锋时在队伍中安排了手执长枪的士兵。对方伏兵一出，就被“长枪兵”架住。

自以为得计的董元部属一看中了陶璜的圈套，士气一下子就垮了下来。

董元手下有一员大将叫解系，陶璜找来解系的弟弟解象，叫他给解系写信，并让解象乘坐自己的车子，弄了个乐队跟着他吹吹打打在城外招摇出行。

这个离间计果然生效，董元认为解系不可靠，派人杀了他。

陶璜足智多谋，在平叛之战中，不仅收复了失地，更收复了人心。他将交趾郡城团团包围，交趾太守杨稷坚持不到百日，粮食已全部吃光，杨稷要向陶璜投降，被陶璜拒绝。

不仅如此，陶璜还做了一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：指示攻城的士兵给坐以待毙的叛军送去粮食，帮助他们继续“负隅顽抗”。

原来，杨稷是西晋任命的交州刺史霍弋的手下。在与吴军开战前，霍弋曾与杨稷立约：如果交趾太守杨稷围城未百日便投降，就杀掉守城将领的家属；如果超过百日援军不到，由霍弋承担罪责。

接到送粮命令的将士一片哗然。陶璜解释说：“现在霍弋已经死了，不可能再来救杨稷。等到

他们约定的百日期满再接受投降，守城的人就不用承担罪责，还能显示出我军是仁义之师，对内能使百姓受到教育，对外能安抚邻国。”

虽然陶璜拿下交趾城，为东吴平定了叛乱，但是他自己也损失惨重。这时候的西晋“以蜀制交”，坐山观虎斗，势力不断壮大。

天纪四年（280年），在西晋大军兵不血刃的进攻下，东吴最后一任皇帝孙皓在建业给各地臣僚广发劝降信，并将自己捆绑起来到洛阳投降，东吴宣告灭亡。

“运去英雄不自由。”陶璜接到孙皓让自己投降西晋的信，哭了好几天，派人将印绶送到洛阳。司马炎下诏，让他继续担任交州刺史，并封他为宛陵侯。

之所以要说陶璜的故事，是因为这位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与合浦有缘。

陶璜的父亲陶基曾任东吴的交州刺史，因此陶璜从小就对交州辖下的合浦郡的珍珠生产情况十分熟悉。

《资治通鉴》记载，曹操的孙子曹叡继承皇位后，派人用马匹与吴国的孙权交换珍珠、翡翠、玳瑁等宝物。

孙权对大臣说：“这些对我来说都是没用的东西，可以换战马，我有什么舍不得！”

孙权把珍珠视为无用之物，之前曹丕跟他讨要珍珠、雀头香、长鸣鸡之类特产时，他就说过这些于己就是瓦块石头（**彼所求者，于我瓦石耳**），全都给他。现在能换回战马，他更是喜出望外了。

但孙权深知珍珠的价值，非常重视珍珠生产。他将合浦郡改为“珠官郡”，在合浦县的南部另设“珠官县”，从那以后，珍珠资源开始被官方垄断（**始有官领采办之事**），规定了采珠者交纳的数量，全部由政府征收，禁止私自交易。

晋武帝司马炎也是“爱珠人士”，灭吴后延续了严控珍珠的政策，于太康三年（282年）派兵镇守，将合浦珠池纳入军管。“靠海吃海”的百姓彻底没了出路，饥寒交迫，苦不堪言。

虽然自己属于前朝的“投诚”人士，但是陶璜丝毫不避嫌疑，向晋武帝上书劝谏。他说，合浦郡土地贫瘠，没有人种地，都以采珠为业，用珍珠交换粮食。他建议每年十月到翌年二月放开市场交易，珠民采得的珍珠划分等级，好珠的三分之二交纳官府，次珠交纳三分之一，劣珠则由珠民自行处理。

晋武帝从善如流，采纳了他的建议。

史书记载，陶璜任交州刺史三十年，深受百姓爱戴，连交州偏远地方的人们都感念他的德政。陶璜去世时“**举州号哭，如丧慈亲**”。

陶璜对交州的治理，极大地加强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“共同体意识”。他去世后，交州走马灯一样地换了四任刺史后，陶璜的儿子陶威和陶淑两兄弟、陶威的儿子陶綏相继担任交州刺史。这样，从陶璜的父亲陶基至陶璜的孙子陶綏，陶家一共有四代五人当过交州的老大。